

从自我到他人

——黑格尔、胡塞尔从自我意识到他人意识的进路及比较

张廷国 王 继

内容提要 自笛卡尔所开启的近代主体性哲学以来,“我思(cogito)”成为了获得真理的明见性的基石。但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疑难,即作为思维之我如何能够确认另一个具有意识的他人的存在,而对超越于主体之外的他人的承认是走出唯我论困境并探索真理的存在方式的前提,因为真理是对每个意识主体来说的,唯一的个体没有相互承认的真理问题。因此他人问题具有与真理相关的存在论意义,只有在明确了他人意识何以可能的前提下,真理才会显现出来。黑格尔和胡塞尔虽然是从两个不同的哲学视角来分析由自我意识到他人意识的进程,并分别得出了“我就是我们”和“陌生他人”这样两个迥然有别的观点,但都是在自我意识内形成了对他人的存在论上的肯定,因而构成了对主体性哲学的继承与超越,并真正给意识主体敞开了“认识你自己”的通道和通往真理之途。

关键词 黑格尔 胡塞尔 自我意识 他人意识

张廷国,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430074

王 继,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430074

自笛卡尔所开启的近代主体性哲学以来,“我思(cogito)”成为了获得真理的明见性的基石。但其中潜在地隐含着这样一个疑难,即作为思维之我如何能够确证另一个具有意识的他人的存在,就像笛卡尔所举的例子,“可是我从窗口看见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帽子和大衣,而帽子和大衣遮盖下的可能是一些人造的机器,只用弹簧才能移动”^[1]。对超越于主体之外的他人的承认是走出唯我论困境并探索真理的存在方式的前提,因为真理是对每个意识主体来说的,唯一的个体没有相互承认的真理问题。因此,只

有在明确了他人意识何以可能的前提下,真理才会显现出来。然而从笛卡尔到康德的主体主义哲学家,基本上都遮蔽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把类意识看作不言自明的前提,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证。因而主体性哲学就始终面临着我思的形式与对象如何能够被他人普遍承认的问题,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唯我论”的嫌疑,走不出自我的迷宫。黑格尔洞察到了主体性哲学的内在困境,在被马克思称为其哲学“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中,具体分析了从自我意识到类意识的逻辑进程,并推论出“自我意识就是

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项目编号:12&ZD126)的阶段性成果。

试论图像意识的发生与内在逻辑关系

——以柏拉图、胡塞尔和英伽登的“图像”理论为中心

罗绂文

内容提要 图像学研究是近年来西方视觉文化研究界的热点问题,然而主要研究的关注点是艺术史绘画“图像”和当下我们读图时代中的各种视觉“图像”,而对“图像”哲学考察并不太多。本文从现象学哲学的角度试图厘清柏拉图、胡塞尔和英伽登对“图像”的来源与逻辑差异,认为柏拉图用神之“光”来遍照了“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视觉和灵魂中形成“像”与“象”(相)共同交织的“图像世界”;胡塞尔则用主体意识之“意向性”来构造人之“图像意识”的三重结构;英伽登则在胡塞尔“图像意识”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为“表象”的“类似性”完善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的“摹像性”,从而确定人在“图像意识”中能本质直观的“观相”行为。

关键词 柏拉图的“影像” 胡塞尔“图像意识” 英伽登的“观相”

罗绂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430074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550025

就我们个人来说,“世界”其实就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一个境域,是由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一个“场”,而我们对它的认知是从对其“可见”的视觉形象开始,正如笛卡尔所说的,“最易受到我们感觉的就是形象,我们实际触得到形象,也看得它。……形象的设想是最为普遍、最为简单的,因而任何可感知的事物中包含着它”^[1],在感知的过程中,这些视觉形象的时间性因素被我们所剥离而成为“纯粹形象”,然后再将其抽象化处理而成为表象形态;对这些表象形态加以符号化处理而形成观念系统,将观念系统进一步规约化处理形成概念范畴,从而使“可见”的世界

成为“可知”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图像意识”既来源于鲜活生动、丰富具体的实在世界,又表征着明确稳定、高度概括的概范畴,而成为两者之间极为关键的中间沟通环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纯粹形象”或者“纯粹图像”使得范畴直观成为可能,这也是“图像意识”审美直观的现象学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

一、柏拉图“光”之“影像”

在古希腊哲学中,阿那克萨克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灵魂追求真知的最高方式为“nous”(努斯),它“既是起点,又是目的”^[2],既有存在论的意义,

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项目编号:12&ZD126)的阶段性成果。

海德格尔论“动物缺乏世界”

蒋邦芹

内容提要 为了阐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舍勒、尼采等哲学家都研究了动物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也思考了动物的本性问题。通过与无生命物质、人以及机器的比较中,海德格尔阐释了“动物缺乏世界”的命题。与自然界中无生命物质相较而言,动物能对其生活的环境做出反映,因此它“有”世界;与人相较而言,它无法理解人举止,因此它“没有”世界;与工具相较的为他存在而言,它是一自为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昏沉性决定了动物以既有又没有世界。我们不应根据动物生活在满足自己本能欲望的循环活动中而断定它们低人一等。

关键词 动物 缺乏 昏沉性

蒋邦芹,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430074

世界的世界化问题海德格尔是存在之思的最终目的,具体表现为:前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人总是以在世的方式显现自身,人和世界看起来相互外在,但实际上具有内在的一体性;中期的海德格尔对其所生活的世界进行了批判,提出展示出作为“大地”的艺术世界和只展示出作为“世界”的技术世界相争执的观点;后期海德格尔在对陈述语言与本性的语言进行思索的基础上,提出在对本性语言倾听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天、地、人、神四方形成的域状化游戏的观点。而海德格尔在其前期的另一部作品《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对动物是否有世界的问题进行了探索。这种探索力求通过运用现象学方

法让动物彰显自身的存在意义,德里达、阿甘本等人对海德格尔对动物的思索展开了批判性反思。在海德格尔及其批判者的思想中,对动物的态度关系到人在宇宙中是否处于中心的问题的展现。因此,无论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还是在后现代西方哲学中,探索人的世界与动物世界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海德格尔为何提出动物缺乏世界的命题——阐释思想的需要

1. 解释此在在世存在的意义的需要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是一时

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项目编号:12&ZD126)的阶段性成果。

梅洛-庞蒂对柏格森的自然观念的继承与批判

王亚娟

内容提要 梅洛-庞蒂与柏格森一样反对自然哲学中的二元论,主张寻求一种统一性的自然观念。在柏格森的生命自然观中,统一性通过知觉被原初地给予并借由绵延被确认;然而,在绵延之中存在着统一性与否定性之间的张力:否定作为绵延的中断将自然重新引向分化。梅洛-庞蒂继承了柏格森通过知觉理论所设定的原初统一性,但是他不承认柏格森认为否定所引起的悖谬与统一之间相矛盾的看法。面对自然中的否定性问题,梅洛-庞蒂批判柏格森所采取的实证主义的态度,主张赋予否定性一种实在的地位,从而实现了对柏格森的自然观念的批判性继承。

关键词 二元论 统一 否定性 自然

王亚娟,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流动站博士后 430074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上一直倍受关注,无论是柏格森还是梅洛-庞蒂概莫能外。他们在自然研究上所面临的是形而上学一贯存在的疑难:即“知性的确定性和透明性”与“不可还原的事实性”之二元性的并置。柏格森通过阐明一种原初的统一性观念来克服这种二元性,并形成了围绕“绵延、生命冲动、直觉”等展开的独特的生命哲学观,这为他“赢得”了罗素对其“非理性”主张的著名的讥诮和嘲讽^[1]。然而对柏格森的批判中有一个领域并未像上述观念那样得到同等的关注,即“自然作为生命”的哲学观点及其中独特的否定性观念。对梅洛-庞蒂而言,柏格森所阐释的否定性问

题不仅是理解其生命哲学的核心,而且影响了自然哲学对二元论的解决可能。

知觉提问法:原初的统一

在柏格森那里,自然的统一性被知觉原初地给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知觉才能揭示事物之间的原初秩序。他认为在知觉问题上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实在论^[2]都存在着问题,前者将所有事物都看作是知觉的内部表象;后者认为物质是独立于主体的外部存在。他则是要回到作为基础行为的知觉,表达自然事物的存在已经在那里,并以此终结自康德以来有关现象与存在的区分从而确认二者的自然统一体。为

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项目编号:12&ZD126)的阶段性成果。

社群主义和共同体的限度

姚大志

内容提要 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度》中,试图用“社群主义”和“共同体”来标示“自由主义和正义的限度”。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批判态度来反思社群主义,那么就会发现桑德尔思想中也存在“社群主义和共同体的限度”:一方面,他在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不断徘徊,其政治信念还在摸索之中;另一方面,虽然共同体是能够使社群主义者得以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他所说的共同体到底是指什么,这仍然是不清楚的。

关键词 桑德尔 社群主义 共同体

姚大志,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130012

1982年,桑德尔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自由主义和正义的限度》,开启了其经典的社群主义式批判。这种批判在80年代蔚然成为一种潮流,以致要理解20世纪晚期的西方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框架。虽然自由主义仍然在西方处于统治地位,但是社群主义者跃跃欲试,试图挑战并终结自由主义已延续几百年的霸权。桑德尔的挑战意图非常明显:用“社群主义”对抗“自由主义”,用“共同体”对抗“正义”。

正如桑德尔质疑自由主义和正义,我们现在也需要反思社群主义和共同体的限度:一方面,桑德尔在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不断徘徊,其政治信念似乎还在摸索之中;另一方面,共同体是能够使社群主义者得以安身立命的锚地,然而桑德尔似乎还处于寻找锚地的漂流之中。

一、社群主义还是共和主义?

桑德尔在80年代初以打出“社群主义”的旗帜闻名于世,并用它与自由主义相对抗。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他对“社群主义”提出了质疑,不再以社群主义者自居,而宣称归属于共和主义。这样就需要对桑德尔的思想进行历时的考察和共时的定位,以在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确定他的位置。

我们首先来进行历时的考察。在《自由主义和正义的限度》中,桑德尔第一次使用了社群主义这个词,但他用的不是名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而是形容词“社群主义的”(communitarian),如“社群主义的情感”、“社群主义的价值”和“社群主义的目的”等等^[1]。在发表于1984年一篇标题为“道德与自由主义的理想”的文章中,桑德尔不仅用“社群

本文得到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分配正义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JJD710011)的支持。

普遍人权的解构与中国人权模式的价值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分析

林育川

内容提要 西方启蒙时代以来自我标榜为普遍人权的自由主义人权观在 19 世纪 40 年代已经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解构,这一解构有助于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左翼政治家超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狭隘视域,推动人权理论的更新乃至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人权观念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的消极人权,而是烙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在当代中国人权模式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仍然是一种主导性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思路去解读中国人权的形成和演进,将提供一个切合历史事实的视角,有助于更为中肯地评判中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也有助于更合理地厘定中国人权模式与普遍人权的关系。

关键词 普遍人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人权模式

林育川,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讲师 510275

人权观念起源于西方,而近代中国人权观念则由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三股互异的思潮的激荡交融而形成。但是,从近代中国人权观念演进之历程来看,决定着中国人权观念的形成和演进的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一直是中国人权观念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思路去解读中国人权的形成和演进,将提供一个切合历史事实的视角,有助于更中肯地评判中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也有助于更合理地厘定中国人权模式与普遍人权的关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遍人权的解构

普遍人权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是指一切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普遍人权的论证最初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从格劳修斯提出的“天赋人权”,到洛克论证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人的三大自然权利,再到卢梭宣布人生而自由平等,人权被认为是一种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因而应当普适于所有人类个体的价值。青年马克思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宣称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话语。在德法年鉴时期,针对鲍威尔提出犹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的特权”,才能获得“普遍的人权”的观点,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视域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10zd&048)、中山大学教育部自设项目、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